

成之後神知子真人天自使以青腰玉女
 黃帝曰先師李君坐寂淨之庭著太微帝位
 斗宿中見此八符文以授小兆吾以小兆未
 知逆順即叩頭宿下祭如寫八史即來感八
 史八卦精神八卦之符也能制八史不為人
 家作害也人家皆有八史在堂樞前更直斗
 中上曰斗君道人事須得星符能制不道惡
 犯違也受符修之神乃行史星符禁重不得
 轉傳自非賢人君子兆慎之千金勿傳傳必
 得賢非賢致殃若有其人當以吾祭皆法祭
 符斗下不祭如受斗君不知令人史神驚既
 不為使上啓斗君責人並受其殃祭作五帝
 座四座長二大法繒為席座座三素嚴淨香
 燈囊湯七五果七中史負座一案香燈各一
 五果三青栗棗一盤符置中央負座上五盤
 果五香火請五帝斗神二十八宿太上老君
 伏羲神皇次呼八卦字行符真人某甲好道
 比來求請今當受其星符傳付賢明五彩為
 座隨色鮮明湯茶時果隨事精嚴剋勵丹誠
 雖不掛念於斗下祭之勿與多人神不下臨

祭畢送付賢者拜而受之真便附也先齋如
 法及可付也祭符及斗下並不得口請令聲
 大但心念請之爾

太上通靈八史聖文真形圖



園經衍義本草上卷一

鏡五

宋通直郎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宋太醫助教辨驗藥材許洪校正

補註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
 志亦無錄馬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
 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道詣京
 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
 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註
 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
 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
 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
 為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
 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
 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
 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
 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
 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錄
 是見於經錄然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
 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

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十卷唐顯慶中監門
衛長史蘇恭又據其差謬表請判定乃命司
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
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
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
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常用有效者一百
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
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為判定乃有詳定重定
之目並鑲板摹行由是醫者用藥遂知適從
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
本圖經參此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
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
譌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枚採彌廣可謂大備
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來講求寢多
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順
生歐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
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
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
遷至增多聚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加刪定
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

俗常用而太醫未聞獨非因事詳著則遺散
多矣乃請因其疏摺更為補註應諸家醫書
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摭惟名近迂僻
類手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
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
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
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
註雜揉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
註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
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
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
以未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
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
唐蜀二本草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為次
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
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
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草經者以朱字名
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
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
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註附於末凡

顯慶所增者亦註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
所增者亦註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
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
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
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
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
舊註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
條並附本註之末曰續註如地衣附於垣衣
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
舊註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
曰唐本註出於開寶者曰今註其開寶者據
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
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
益者亦附於本註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常用
而諸書未見無所辨證者如葫蘆巴海帶之
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立為條曰新定
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註
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
二條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註之意
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

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草經

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

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

一百三十三種今附

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

八十二種新補

一十七種新定

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相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錄陶隱居蘇恭等註解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醫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溫味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多屬偽難別以也木當藤蕪以薺荒亂人參古人猶且患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

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昔唐永徽中剛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秘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意於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書光祿卿直秘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理臣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頌殿中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官秦宗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既而補註本草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羣書實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事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向非專一整此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以臣頌鄒管刺意此書於是建言奏請俾專撰述臣頌既被旨則哀集衆說類聚

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荻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及並兼存之虛略不備則稍援舊註以足成文意註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若陸英為薊蘿花則據爾雅之說以言之諸香本同則用嶺表錄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菟甸奚獨生於少室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於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於于闐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誨行程記為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為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若澁踈附於枸杞琥珀附於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

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
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
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
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
者並以類次系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間功
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
通脫次於木通石蛇次於石蠟之類是也總
二十卷目錄一卷探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
主上以至仁厚德而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為
之惻然且謂札瘥荐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惠
無先醫術審處屢勅近臣雠校黃內經重
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憫南
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教方以賜之思
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
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
珠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
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
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且學不該通職預編
述仰奉宸旨深愧寡聞嘉祐六年九月日朝
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新差知穎州軍

州兼管内勸農及管句開治溝洫河道事時
都尉借紫臣蘇頌謹上

開寶重定序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既辨本草存其
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為編纂
至梁貞白先生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
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為之註
釋列為七卷南國行馬遠平有唐別加參校
增藥餘八百味添註為二十一卷本經編功
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
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註新註其文
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水無疆之休其何
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為定本類
例非允從而筆馬至如筆頭及兔毫也而在
草部今務附免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
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
附於獸皮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鑽亦木也
自玉石品而取馬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
移焉橋抽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監生薑乾
薑同歸一說至於鷄腸薯蕷陸英胡蘿以類

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
義或討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
辨其臧否至如尖屈白舊說反類今是本報
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持立
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為印
板乃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
唐附今附各加顯註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
謬誤而辨之者署為今註考文記而述之者
又為今按義既刊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
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頌天
下傳而行焉

唐本序 禮部郎中
孔志約撰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含靈
之所保曰命資淳育以盡年整元稜藥感物
之情五藏范金揉木運欲之道方滋而五味
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冷易愆寒燠之
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戰飲食伺壅成腸胃之
青風濕候隙遺手足之災幾經膚腠莫知救
止漸因膏肓期於夭折暨炎暉紀物識藥石
之功雲瑞名官窮診候之術草木咸得其性

鬼神無所遁情創磨刺犀眩洩邪惡飛舟鍊石引納清和大底蒼生普濟黔首功伴造化恩邁財成日用不知于今是賴岐和彭緩騰絕軌於前李華張兵振英聲於後昔秦政煨燔茲經不預永嘉亂斯道尚存梁陶弘景雅好攝生研精藥術以為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編殘靈與桐雷眾記頗或踳駁與言撰緝勒成一家亦以瑣瑣經方潤色醫書然而時鐘鼎時聞見闕於珠方事非會議詮釋拘於獨學至如重建平之防已素槐里之半夏秋採榆人冬收雲實誤粟米之黃白混荆子之杜蔓異藥莖於雞腸合由跋於高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鈎吻黃精引為連類鈔錫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蓋亦多矣自時厥後以迄于今雖方技分鑣名醫繼軌更相祖述罕能釐正乃復採杜衡於及已求忍冬於絡石捨陰虛而取蒟藤退飛廉而用馬薊承疑行妄曾無有覺疾療多殆良深慨歎既而朝議郎行右監門府長史騎都尉臣蘇恭撫陶氏之乖違辨

俗用之紕紊遂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中大夫行尚藥奉御臣許崇等二十二人與蘇恭詳撰竊以動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節變感氣殊功難其本土則質同而效異乖於採捕乃物是而時非名實既爽寒溫多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遂莫大焉於是上稟神規下詢眾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秘要博綜方術本經雖闕有驗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考其同異擇其去取鈔輸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四卷臣為錫等謹按蜀本草序作五十三卷及唐英公進本草表云勅成本草二十卷目錄二卷藥圖三十五卷圖經七卷凡五十三卷又英公序云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三卷據李全先本草音義云正經三十卷目錄一卷又別五十四卷二說不同今並法之庶以網羅今古開滌耳目盡醫方之妙極拯生靈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巖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蓋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天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聖而滋彰文王孔子象象係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十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道文籍焚靡臣為錫等謹按蜀本草序作五十四卷存有此四卷臣為錫等謹按唐本草序作四卷并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蜀中下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宋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法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於卷三云五石草木三品卷下云毒藥果菜米食所云又據本安生曲是其本經所出郡縣說今當從三卷為正

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已來吳普巨為錫等按蜀本草注子撰本李當之臣弟等神農經而世少用等更復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

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智識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者以神農本草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註詔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為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用

本草經卷中 玉石草

本草經卷下 蟲獸果菜米食三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註今大書分為七

卷唐本注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外經班固漢書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源

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錄加之為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雜蟲獸無辨宜使本草品類共條披覽既不雜國給非易今以序為一卷例為二卷玉石禽獸為三卷草三品為六卷木三品為三卷禽獸為一卷蟲魚為一卷果為一卷菜為一卷本經為一卷有各名未用為一卷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五種三十一種附一百九十二種別錄一百一十五種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過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巨為錫等謹按本草例神農本草經以來書五種今此言併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併名醫別錄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別錄之文也當作墨書朱墨傳寫後久未墨錯亂之所致耳遂今使世覽之者指標此類以謂非神農

之書乃後人附記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遺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為緩人懷情性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物成熱時也

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論爾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

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為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黃葶軍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能正應領略輕重為其分劑也

藥有陰陽配合臣為錫等謹按馬本注云凡有藥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宜有法象故色青而主肝砂法大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唯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推之例可知也子母兄弟臣為錫等謹按馬本注云若倫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時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臣為錫等謹按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

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二十六種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為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

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人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為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

丸有防已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括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其餘復有數十條別註在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

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葱豉各有所宜其相宜發也

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揀進時月生熟土地

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衷真假非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醫者意

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喻如宰夫以饜飴為尊美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可違越

右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用察病

之源以為其制也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說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脈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無肯自療故桓侯息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痛今非但識悟之為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謹

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第五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折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益昔李于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真誥中有言曰常不能謹事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怨咎於神靈乎當風卧濕反責佗人於失覆皆癡人也夫謹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皆謹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為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侵

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令至劑爾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九如細麻二物一毒服二九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九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九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九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九如梧子第六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九而毒中又有輕重且如狼毒鈎吻豈同附子芫花輩邪凡此之類皆須量宜也臣禹錫等謹按唐本舊云三物一毒服三九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九如大豆五物一毒服五九如兔屎註云謹按兔屎大如梧子等差不類今以胡豆替小豆小豆替大豆大豆替兔屎以為折衷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毒藥癰腫瘡癤以瘡藥風濕

以風濕藥各隨其所宜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寡婦尼僧異手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病在胃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方其節適早晚復須調理本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暖服者服湯則有疎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爾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澀下痢大小便不通貴托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驚邪癩癘鬼疰喉痺齒痛耳聾目盲金瘡跌折癰腫惡瘡痔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虛乏羸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

傷此大略宗此其間變動枝葉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其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諸證以合藥爾病之變狀不可一禁言之所以醫方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存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為衆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脉明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刺腸刮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代已來有張苗官秦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責勝阮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羣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

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木近出野老餅店蒜齋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祿亦云詮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梁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効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療皆取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戴西以此

表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自信方驗若旬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已詳思得失虛駕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譏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乘越者猶可矣止於事迹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謹邪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弒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遠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判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違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為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思今之承藉者多持術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

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也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事余祖世已來務御諱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効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說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

圖經衍義本草上卷一

圖經衍義本草上卷二

魏六

宋通直郎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宋太醫助教辨驗藥材許洪校正

序例

本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列之如左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已前當言列國今郡縣之名後人所改爾江東已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利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此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問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言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族故往往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煮今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者蜜蒸為甜當歸酒灑取潤燥蠟膠著桑枝蜈蚣未足今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

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末如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剷除只如連志牡丹纔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更秤取足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下其中好藥貴石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賣諸有此例巧偽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符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末衝枝葉勢力渾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早秋寧宜晚華實蓋葉乃各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

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陰中乾之又依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實謂不必然正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當為善

今按本草採藥陰乾者皆身惡至如麻茸經稱陰乾皆悉細今據今大就易得且良草未